

松花江上
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张甲洲

警 喻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张甲洲

警 喻 /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甲洲/警喻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7

(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0809-8

I. ①张… II. ①警… III. ①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12469 号

责任编辑: 程黛眉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21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6.7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4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楔 子

巍巍耸立的骆驼砬子山，横卧在逶迤绵绵的小兴安岭南端，似屏障横亘列开，遮天蔽日。山峰高耸，云雾漫漫，鸱鹰在这里盘旋，猛兽在这里驻足。这里是一个叫做巴彥的东北小县，名字镶嵌在此，人却早就有了脚步。莽莽苍苍的荒原上，出现了一条条纵横交织的人迹，连接起一座座房屋、窝棚和马架子。这里山川秀美，四季分明，荒野里滋润着汨汨的清流，也滋润着人脉的灵秀。春天，桃花水泄，杂树萌发；夏季，松涛怒吼，绿茵如海；秋天，五花山彩，叶色如釉；冬天，白雪皑皑，万径踪灭。这里是沃饶而神奇的宝地，这里有三宝：人参、鹿茸、靛靛草。

在这片洪荒之地上，聚集着一些黑水靰鞡的土著人，他们在这里靠狩猎、打鱼、放牧繁衍生息。从此，这片静若处子之地，没有了往日的宁静与空旷。十二世纪初叶，女真人在阿城建立了政权，在松花江北岸的“小城子”、“东城子”、“土城子”和“靛子营”设置金兵营寨。满清之初，山海关开通，山东和河北等地的农民开始涌入，在这儿开荒种地，从事农耕。沉寂的荒原开始躁动不安。

张甲洲的家迁到巴彥的时候，这里还是青天绿树的，他就生在那个纸糊窗户的一座泥草房里。生就的娃子长就的肉，就像山坡上的小树慢慢地成了林。

早年间，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半岛的登州府莱阳县有个三山村，由于人烟稠密，土地贫瘠，黄河泛滥，百姓凄苦不堪，疲于奔命，为求生存背井离乡，纷纷携家带口大迁徙，闯入关东。乾隆年间，三山村的张百禄携家眷从龙口登上木帆船，穿过渤海，在辽东的五道沟子落脚，立足未稳，因天灾频发，无奈北迁至松花江南岸，定居柳条沟。乾隆二年，呼兰设立官庄，天长日久，烟户增多，巴彥渐形集镇，名曰：中兴镇。咸丰十一年，松花

江北岸弘禁官荒，在中兴镇设立招垦行局，放荒招垦。同治元年呼兰设立衙门，管理地方行政事务。当时，东荒只有呼兰、中兴、北团林子三个城镇。因中兴镇居中，同治三年，呼兰厅迁至中兴镇，新建衙署。因此地水草丰盈，富饶美丽，遂改中兴镇为巴彦苏苏，这是满语富贵村庄的意思。一时间，出现了“一变荒烟蔓草之区，为村落都邑之盛；农夫相望于野，商贾麋集于市”的繁荣景象。

张百禄是在咸丰十一年迁徙江北的，在巴彦苏苏东北的骆驼砬子脚下的绰罗河东岸跑马占荒，承领一片 300 余垧的山荒地，几经开垦，精耕细作，宛若老牛的稀屎，一片连着一片，荒山变成了攥一把都能冒油，插根烧火棍都能发芽的沃土良田。随着工业的兴起，张家购置了一套手工榨油设备，开起了油坊。因此，屯子得名张家油坊。张百禄的次子张英为谋生计，从师中医刘汉军，主攻儿科医术，学成回乡，在张家油坊屯开了个诊所，虽说算不上日进斗金，却也收入不菲。从此，张家过上了殷实富裕的生活。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一，这天，张家张灯结彩喜气满堂。张英媳妇刘氏生下一丁，取名甲洲，为名甲天下、威贯五洲之意。

张家油坊屯子不大，前后两趟民房一字排开，是个典型的筒子街。站在屯子这头一眼就能看透那头。谁家老母猪下羔子、丢个鸡鸭鹅狗、来个亲戚，全屯子的人都知道。这么说吧，就是屯子里每天飞来飞去的家雀都有数，多几只或少几只都有人知道。

大街的当腰有一口水井，井深三丈有余，水质清冽甘甜。每日晨昏，家家户户的老爷们挑着水桶，聚在井沿旁，有事相互商议一下，没事扯会儿闲白，然后挑水回家。

张百禄家占据屯子东头一大半，既有良田，又开油坊，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殷殷实实。最让张百禄风光的是其孙子张甲洲，在京城清华大学堂读书，可谓光耀门庭。张百禄逢人便问：你们知道不？我孙子张大甲子在京城读清华哩。被问的人都大加赞赏，拱手拜贺。

早在 1923 年，张甲洲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。此时张甲洲接受了民主、科学思想的传播，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，因此被开除学籍。同年，他考入沈阳文华中学。他作为沈阳市学生会主席，领导学生游行示威，声援工人罢工，又被学

校开除。1926年，张甲洲考入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，入学半年被选为黑龙江省学生会主席。不久，因为反政府、闹学潮、烧日货，又被逮捕入狱。在全省师生强烈要求和大力营救下，他走出了牢门。出狱后的张甲洲愤然南下求学，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，成为富有魄力和演说才华的学生领袖。1929年8月5日，张甲洲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9月，他毅然放弃了北大的学业，奉命考入了清华大学政治系，参加了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。在白色恐怖笼罩北平之际，张甲洲担负起了北平市地下党的领导重任，历任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、市委宣传部长、代理市委书记，承担起领导北平地下斗争的重任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改写了东北三省国民的命运。国难当头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了救国军、自卫军、反日总队等各种武装，同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中共中央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的第三天，在《由于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迫任务》中指出：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，东北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，一场武装反日斗争必然到来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“像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”。各种抗日武装从产生到进入全盛时期，经历了一个十分迅速的发展过程。可以说，从辽河两岸到松花江畔，从长白山到兴安岭，整个白山黑水间到处都有抗日武装浴血奋战的身影。他们在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”勇敢地站了起来，用自己的生命筑成了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！

1931年末，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至哈尔滨，由中央驻满洲代表罗登贤出任满洲省委书记。满洲省委在扩大会议上，就创建抗日游击队和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做了严密部署。在此之前，张甲洲秘密前往上海，通过“姥姥”与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接上了头。周恩来在上海静安寺一座欧式小楼里接见了张甲洲，并对张甲洲在北平开展地下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张甲洲便把自己想回东北老家，创建游击队的事儿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。

周恩来听后，站了起来，炯炯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这位青年革命者，深沉而庄重地说：“张甲洲同志，你谈的想法很好！我代表党中央、中央军委支持你们！我相信，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团结一心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，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，拿起枪杆子，就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！”

张甲洲从上海回到北平，向中共市委领导林枫同志作了汇报。林枫非常支持张甲洲的计划，并亲自为之物色人选。几天后，东北籍的学生张甲洲、于九公（于天放）、张清林、张文藻、郑炳文聚在清华大学校园。林枫说：“这次，派你们回东北老家，是根据市委的指示决定的。目前，我们的工作重点要进行转移，党员同志和进步学生，都要积极到敌后去做抗日救亡工作，大力加强外线力量，组织抗日武装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正面接触。你们回去后，与满洲省委取得联系，你们今后的工作直接由满洲省委领导。”

几天后，张甲洲、于九公、张清林、张文藻、郑炳文一行从北平辗转天津，由天津乘船经大连抵达哈尔滨，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。时任中共满洲省委江北区委宣传部长的冯仲云代表满洲省委，对张甲洲回老家组织抗日游击队作了重要指示。为便于联络，指导巴彦抗日游击队工作，他任命于九公为特派员及情报站站长，并要求张甲洲、张清林、张文藻、郑炳文四人，即刻前往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。冯仲云说：“甲洲啊，你们都是这块黑土地上出生的人，我们的家园已经沦陷，希望你们通力配合，早日组织起抗日队伍！”

第一章

1932年的北方，漫山遍野白花花的积雪日渐消融，桃花水涓涓流淌，注入九曲八弯的绰罗河，向阳坡上的婆婆丁冒面似的钻出来，给这沉静一冬的山村带来了丝丝缕缕的春天讯息。

这是一个初春的夜晚，横卧在小兴安岭余脉中的张家油坊屯，像一个襁褓中熟睡的婴儿，安详宁静。云淡风静，万籁俱寂。突然，犬声狂吠，连成一片。

熟睡的张家油坊屯被狗咬醒。村庄里的宁静是亘古就有的，自从来了日本人，宁静没了，当村庄再次躁动起来，又会是谁来了呢？

一挂二马车从屯子的西头撒着欢跑了进来，车上坐着四个人，张甲洲、张文藻、张清林还有郑炳文。这几个东北籍的热血青年，从北平辗转回到故乡，在呼兰县白奎堡三道村于九公家小住了几日，于九公拴了一挂马车把他们送回了张甲洲的家乡——黑龙江省巴彦县镇东乡张家油坊。

张甲洲回到了他的出生地，心情原本是欢畅的。离开家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想念家乡。他爱家乡，爱这个美丽富饶的黑土地上的村庄。他想念亲人，父母妻子还有兄弟姐妹。为了家乡，他曾经在假期和回归的同学一道，轰轰烈烈地驱逐了恶霸县长翟星凡，给巴彦的父老撑起了腰杆。可这次回来，也不过是相隔了一年多而已，却不是正儿八经的假期，他的肩上有着一副重担，这让他回家的路上好一顿盘算，心里的大事该咋干起来呢？

马车在张家的土围墙外停了下来。

正在喂马的张英听到门外有动静，急忙来到围墙根儿，把头探出来向外张望。狂吠的大黄狗，突然窜向大门口，在门里一边兴奋地哼叫着，一边用爪子扒着大门。

张甲洲上前推开院门。候在门口儿的张英兴奋地叫道：“大甲子！”

张甲洲招呼着：“爹！”

张英喜不自禁地牵过马缰绳就往院里走，几个人边走边唠来到马棚，卸了马车把马拴好，一行人陆陆续续地进到堂屋。

张甲洲的妈妈、妻子、妹妹们围了过来。

妈妈刘氏善良贤德待人极好，见儿子领着同学回来，就喜眉笑眼地说：“甲洲，你可回来了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妈担心你呀！”

张甲洲笑着说：“妈，这不回来了嘛！”

妈妈疼爱地说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！”

张甲洲指着身后的几个人向家人介绍：“这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、汤原县的张文藻，这位是中国大学学生、林甸县的张清林，这位是日本东京工大学生、拜泉县的郑炳文。”

张文藻、张清林、郑炳文不停地说：“伯父好，伯母好！”

张英乐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：“好好好。”

妈妈热情招呼大家：“好，快坐！快坐！”

张甲洲指着梁正平说：“这是我太太梁正平，叫嫂子。”

张文藻、张清林、郑炳文齐刷刷地说：“嫂子好！”

温文尔雅、朴实无华的梁正平，看着这几个生龙活虎的大学生，打心眼里高兴，连连点头说：“你们好！快坐！快坐！”

此时，张淑廉领着两个妹妹挤过来说：“还有我呢，我是大妹妹，张淑廉！”

张甲洲：“对对对，这是我三个妹妹。”

张文藻、张清林、郑炳文：“妹妹好！”

随后而来的淑贤、淑屏嬉笑着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，张甲洲就像老师回答学生提问一样一一回答后，对张淑廉说：“去，领她们玩去吧！”

张淑廉兴高采烈地领着妹妹们雀跃着飞了出去。

妻子梁正平攥着 8 岁的女儿雅琴的手，指着张甲洲说：“雅琴，叫爹爹。”

小雅琴陌生地瞅着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，怯生生地叫了声：“爹爹。”这一句爹爹叫得张甲洲热泪扑簌。张甲洲 15 岁时，就与比他年长 3 岁的

梁正平完婚，生下女儿雅琴。如今女儿已经8岁了，虽在这期间回来过几次，但年幼的孩子对爹爹根本没有什么印象。张甲洲抱起女儿，深感愧疚，女儿举起胖乎乎的小手为他擦拭泪水。

张甲洲深情地端详着妻子：“正平，你还好吧？”

梁正平憨厚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挺好的。”

此时，爷爷张百禄从内屋出来，掏出烟袋压上一锅子点燃吸了一口，问：“大甲子，你们不好好完成学业，这不年不节的，咋突然回来了？”

张甲洲说：“爷爷，实不相瞒，学是上不了啦。”

张百禄感到莫名其妙，就问：“咋了？”

张甲洲说：“爷爷，‘九·一八’事变，小日本鬼子侵我中华，占我国土，掠我资源，辱我同胞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，北平高校学生纷纷走向街头，抗议请愿，国破家能存乎？我们这次回来，就是要拿起武器抗击小日本鬼子。”

一席话差点把祖父张百禄气个倒仰：“你个读大书的，日本人跟你何干？念好你的书就是了。”

张甲洲是大孝之人，他内心深处，深感愧疚。此次回乡，虽说是奉满洲省委之命组建巴彦抗日游击队，是为国家尽忠，但是对于一个深信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老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不孝。他不知如何向老人家解释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要想在家乡组建抗日游击队，没有祖父的支持是万万不可的。最起码游击队的粮草无法解决，这是大事。俗话说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。拉杆子建队伍，没有坚强的后盾是不行的。

事已至此，张甲洲就实说了。

张百禄听罢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才迟疑地问：“就凭你们几个白面书生，想拿枪打仗？”

张甲洲说：“不是我们几个白面书生，这是受中国共产党派遣，经满洲省委批准回乡组建抗日的队伍。”

张百禄说：“自古秀才折腾不出啥大事儿，你们能带兵打仗，官家还养兵干啥？”

张甲洲说：“爷爷，乱世造英雄！自从来了日本人，你又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？不把小日本子赶出去，国无宁日啊！我知道光凭我们几个成不

了啥气候，可是要把老百姓都发动起来，别说真刀实枪地干，就是每人吐口唾沫也能把他们淹死。为了国家太平，为了百姓安稳，就是死在战场又有何足惜？”

张百禄端详了孙子老半天，突然，伸出厚墩墩的大手拍在了张甲洲的肩头，动情地说：“是个站着撒尿的玩意儿！打小日本，好，有出息！放心，就是卖骡子卖马，爷爷也支持你！”

张甲洲万万没有想到老人家如此深明大义，便行大礼，跪拜祖父。

张百禄磕着烟灰说：“快，整俩菜，我跟他们整两口儿。”

张英对老伴说：“快，把狍子肉和野鸡拿屋来，再不吃都化臭了。”

老伴张刘氏嗔怪地：“有你，啥嚼裹儿能搁臭了？”

大伙笑了起来。

梁正平说：“你们歇着，我去做饭。”

妈妈附和着：“对，你们唠着，我们做饭去。”婆媳二人走出堂屋。

父亲张英凑上来说：“打仗就会负伤，就会流血，就会有牺牲，治黑红伤我也学过，今后，我就给你们当个军医吧。”

门外听声的淑廉推开门说：“我当护士。”大家看着淑廉既天真又认真的样子，都高兴得笑了起来。

父亲张英担心地说：“咱们张家油坊屯小，咱们家冷不丁来了几个人，势必引起注意，万一走漏风声，岂不前功尽弃？”

张甲洲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是啊，游击队初创，脚跟还未着地，何谈立足？我们要想方设法发动群众，走村串户昼伏夜行，联络各方的爱国志士迅速壮大队伍。”

吃完饭。张甲洲和妻子梁正平把张文藻、张清林、郑炳文三人领到西厢房住下，一切安排妥当才回到东屋。此时，小雅琴已经睡下了。张甲洲端详一会儿，在小雅琴的脸蛋上亲了一口。梁正平说：“别弄醒她。”然后摸摸炕，说：“有点凉了，我去抱点柴火，烧一把吧。”

张甲洲一把拉住梁正平，说：“眼看天要亮了，别烧了，坐下来说说会儿话吧。”

梁正平深情地凝视着张甲洲，似有抱怨地说：“孩子的姥姥家都说你

能在北平有大出息，将来我能跟你去北平赌等着享福呢，不想你回来了……”

张甲洲说：“是啊，我也没想到能回来。既然回来了，就要干有出息的大事。正平，我们是有组织的人了，我们的组织正号召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。中国的土地上有豺狼一样的日本人，我们就享不了福。这些，我想你会明白的。”

梁正平点点头：“我明白，你和爹说的我都明白。我也想好了，不管咋的，既然嫁给了你，活着是你们张家的人，死了是你们张家的鬼。不管你干啥，不管你走到哪儿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就是吃黄连也甜，就是死，死在一起也是享福。”

张甲洲把梁正平拥在怀里，仔细地端详着她的脸庞，这才发现，她真的很憔悴，憔悴得跟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妇没啥两样；但她却很妩媚，妩媚得让人心颤。女人该有的气息，她一样也不缺，甚至还更加可亲可爱。

张甲洲要给她幸福，这个打算他从来没忘。从结婚的那一天起，他就有了这样的打算。虽然是父母包办的婚姻，但是拜了堂，男人就该担当起这份责任。那一夜，他们唠了很多，从白色恐怖笼罩的北平，到南京的游行、示威、演讲、静坐、绝食，张甲洲总有唠不完的嗑儿，听得梁正平一阵激动，一阵担心。

梁正平从这一夜才知道，组织上要干的事，是有着很大的危险的。要开枪，要耍刀，还要埋炸雷。更可怕的是，整天要和魔鬼一样的日本人对着脸摔跟头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

梁正平的心里是那样的狭小，狭小到只能装得下一个张甲洲。甚至可以说，只是张甲洲的一个主意，就把她的心房里装得满满登登了。行了，能装下这些就行了。只要装下这些，她就再也离不开自己的男人，那个念大书的张甲洲了。嫁个扁担也要抱着走，何况梁正平嫁的不是一根扁担，是一棵参天大树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。

晚霞烧红了天际，血色夕阳从树隙中挤进来，斑斑驳驳地掉在地上。

张甲洲、张文藻、张清林、郑炳文正在院子里闲聊，小学同学侯振邦和当地绅士黄盛廷前来拜访。

同学相会分外亲切，张甲洲把二人让进上房。

张甲洲的父亲张英热情好客，吩咐家人备下酒宴招待客人。

张甲洲问：“我这儿炕还没坐热乎呢，你们咋知道我回来了？”

侯振邦亮着嗓门吵吵巴火地说：“这巴掌大个地方，好老爷们尿泡尿能滋一圈儿，别说你个大活人，就是天上飞过一只鸟我们都知道。”

张甲洲惊异地说：“你小子，几年没见，你神了你？”

侯振邦牛哄哄地说：“干我们这行的，没这两下子，敢剃平头？”

张甲洲不解地问：“干你们这行？你干嘛行的？”

黄盛廷抢过话头说：“振邦这几年可干大发了，他现在是七马架自卫团团长了，手里有枪，手下有人。”

张甲洲拱手道：“敬佩！敬佩！”

侯振邦谦虚地说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说完哈哈地大笑起来，笑过又说：“想想悲哀呀，整天围着乡里瞎混混，整不出啥甜酸来。不像你们，在京城读书，见过世面。”

张甲洲叹了口气，不无悲壮地说：“世事难料啊！‘九·一八’事变以后，高校学生罢课游行，反对不抵抗政策，中共北平市委召号东北籍的学生打回老家去，抗日救国。”

侯振邦看着张家这深宅大院，颇有感触地问：“就凭你们张家这么一大片家业，在这南北二屯，就算上整个巴彦城，能赶上你们家的也没几个。其实这样的衣食无忧的日子也算可以，干啥折折腾腾跟小日本鬼子较劲？”

张甲洲说：“振邦啊，打小日本子是大事，是天那样的大事。是关乎老百姓的生死的大事，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。没有国哪有家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？”

侯振邦问：“甲洲，那你今后有啥打算？”

张甲洲动情地说：“国家兴亡！匹夫有责！实不相瞒，甲洲这次回来，就是要组建巴彦抗日游击队。拿起枪，和小日本鬼子干。”

侯振邦很是惊讶，用疑惑的眼神审视了半天，问：“就凭你们？一没枪，二没炮。两手抱屁股，想打鬼子？”

张甲洲说：“根据目前东北的情况，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。团结广大

人民群众，拿起枪杆子，就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！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只要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，定会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！”

侯振邦深深地受到了感染：“是啊，小鬼子连脑袋带卵子才几个球？咱们还怕他不成？这样，你组织吧，我侯振邦今后就跟你混了，游击队不能两手抱屁股，我给你们提供 20 支长枪。”

黄盛廷拍着胸脯子说：“如果你真的能组织起来，游击队的粮饷我包了。”

张甲洲从心窝里感激这两个从小就在一块打闹的光屁股娃娃，动情地说：“谢谢你们，等抗战胜利后，建立人民民主政府时，一定为你们记上一功！”

黄盛廷说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

席间，话唠得很投机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唠得很热闹。侯振邦喝了一口酒，说：“你们屯子太小，队伍壮大后，吃住就成了问题，不如这样，把指挥部设在我们七马架，那儿有大车店，有学校，住宿练兵都有地方。”

张甲洲想了想说：“那样也好，七马架靠山，进可攻退可守，是个养兵之地。只是现在还缺少人手，要尽快发动热血青年投身队伍。”

侯振邦拍着胸脯子说：“没事，我负责联络三马架自卫团团长陈维新，还有二道岗自卫团团长米秀峰，动员他们入伙。”

张甲洲说：“我们要精心组织，广泛发动，能争取的尽量争取。据满洲省委掌握，巴彦国立一中校长孔庆尧是个爱国人士，‘九·一八’的炮声打破了他教育救国的梦想，早有武装斗争的念头，我们要尽早和他取得联系。”

郑炳文说：“当年，我在日本留学时，认识一个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的人，他叫王家善。是你们巴彦县康庄大板房屯的，曾在奉军于芷山部当过营长，这是个讲义气的人，有爱国思想，应当争取他参加抗日游击队。”

张甲洲是个办事干净利索、说干立马就得干的人，从不拖泥带水。他觉得有必要趁热打铁，一气呵成，就说：“我们从今晚开始，分头行动，各自为战，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，晓之以理，申明大义，务必获得成功。”

几个人情绪高涨，遂来到大街的水井旁，举事明义：“邀明月作证，苍

天可鉴，赴国难，同生死，战沙场，躯可捐。”

皓月千里，夜风拂面。

张甲洲和郑炳文从张家油坊出来，顺着七拐八拐的乡间小道朝巴彦城摸来。

巴彦城史称巴彦苏苏，满语意为美丽富饶的地方，辽金时期为女真人之地，属上京会宁府东北境；清同治年间设呼兰厅理事同知，衙属设在巴彦镇，管理呼兰、巴彦、木兰、绥化、庆安一带；光绪三十年呼兰厅升呼兰府，迁徙呼兰城，巴彦镇遂改为巴彦州。知州王廷槐于同年八月初二日抵达巴彦苏苏，启用关防。后因辖境过狭，将呼兰府的赵湖窝堡划归巴彦州管辖。中华民国之初，根据黑龙江都督 1913 年 1 月 23 日令各府、厅、州一律改县之规定，将巴彦州改为巴彦县，隶属黑龙江省。这里是哈尔滨松花江北部的的水陆交通重镇，商贾云集，买卖兴隆。商铺、药铺、当铺、戏院、妓院、教堂、澡堂子比比皆是，很是红火。

自从日本人踏入了这片土地，巴彦城的老百姓日子就不那么舒坦了。店铺商号也终日惶恐不安，无心经营，买卖渐入萧条。

此时，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，大街上疙疙瘩瘩还有残留的积雪，城内巷空无人，大街上显得格外的空旷寂寥。店铺早已打烊，一片萧条。偶尔有日本人骑着挎斗摩托呼啸驶过，陡增了几分寒意。

张甲洲和郑炳文从文治门进来，踏着枯草上的冰凌，穿小巷斜插到巴彦国立一中的大门外。一字型的教室在夜幕里显得有几分肃穆，几盏微弱的灯光从窗户射出，泄露出一些活气。

张甲洲和郑炳文借着灯光悄悄来到校长室前，见一个眼睛很大，眉毛很淡，略有些秃顶的人，正坐在办公桌前挑灯读书。张甲洲断定此人定是孔庆尧校长，就推门而入。孔庆尧望着这个身材魁梧，梳着大分头的人，激动地脱口而出：“张甲洲！”

张甲洲一愣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

孔庆尧豪爽地大笑起来，抓过张甲洲的手久久地握着。

张甲洲把郑炳文介绍给孔庆尧：“日本东京工大学生郑炳文，家住拜泉县。”

寒暄过后，孔庆尧给他们各自沏了杯清茶，打趣地说：“君子之交吧，先暖暖身子。”

张甲洲接过茶杯，喝了一口，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句：“你咋知道是我？”

“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一年前，你带领高校学生驱赶贪官污吏，使恶霸县长望风而逃。就你这高大威武的块头儿，巴彦城有几个人会不认识你？”孔庆尧落座后告诉张甲洲，前几天李亭芳来找他，谈到了回乡创建抗日武装的事。李亭芳是谁张甲洲不知道，只是感到很意外，他咋会知道自己要创建抗日武装？就试探地问：“孔校长，这个李亭芳是谁？”

孔庆尧笑着说：“就是和你一起搞驱翟斗争，泥河边雌凤岗屯的李时雨啊！”

张甲洲兴奋地说：“李时雨呀？”

孔庆尧点头称是。

张甲洲激动地问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孔庆尧告诉他：“李时雨已回老家，过几天就回来，他是受张敬载派遣，回乡协助你建立游击队的。”

张甲洲兴奋地说：“太好了！”停了一会儿又说：“孔校长，我这个人说话从不藏着掖着，据满洲省委冯仲云介绍，你是个爱国人士，现在山河破碎，我们希望你能站出来，弃文从戎，拿起枪杆子，咱们一起打小日本。”

孔庆尧又是一阵爽朗地大笑，说：“甲洲同志，你以为你是孤军作战吗？我早已接到满洲省委的指示，要我和你们并肩战斗。”

张甲洲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，上前抓住孔庆尧的手说：“孔校长，不，庆尧同志，太好啦。”

孔庆尧说：“甲洲同志，需要我做什么，尽管吩咐。”

郑炳文拱手说道：“还真有一事相求，请你设法约一下县保卫团团长王家善。”

孔庆尧说：“没问题。他是我的常客，你说什么时间？”

张甲洲说：“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”

孔庆尧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已是后半夜了，就歉意地说：“今晚恐怕不行了，这么晚惊动保卫团，容易引起怀疑。时间再紧，也不差这几个时辰。”

张甲洲说：“校长言之有理，眼见天将曙色，转瞬即是旭日东升。”

孔庆尧听了张甲洲这一语双关的话语，深深感到此人的睿智与精明，这是一个大坏子人物，自己从内心里佩服他，不愧为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，代理市委书记。

第二天早晨，孔庆尧把电话打到县保卫团王家善团长的办公室，说要介绍朋友给他。王家善说：“庆尧弟，真是不巧，上午有个会议，实在是分身无术，能不能改在下午或晚上？”孔庆尧用征询的目光瞅瞅张甲洲，张甲洲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孔庆尧说：“那就下午吧，阜财酒馆，不见不散。”

王家善说：“好吧，不见不散。”便撂下了电话。

其实，王家善没有参加什么会议，只是这几天心情一直不好。他食之无味，寝之难眠。县长程绍濂天天急赤白脸地找王家善，抱怨社会治安光治不安。王家善脸阴着，任凭程县长数落，就是一声不吭。王家善城府很深，他毕竟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，要文则文，要武则武。自从日本人打下了北大营、占据了奉天城，攻城掠地，奸淫掳掠。王家善所在的奉军于芷山部欲投靠日本人，他不甘心当汉奸，欲意反水，因机密泄露，返乡隐居。幸程绍濂县长提携，做了县保安团团座。王家善是个讲义气的人，他不会当面顶撞他的恩人。

程绍濂也清楚当前形势，旅顺口的日本鬼子运兵船一艘接一艘，像蚂蚁翻蛋似的，小小的巴彦苏苏都住进了日本鬼子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抗日之火大有燎原之势。这个治安也不是一个保安团能左右的。程绍濂只是想让他出出主意，想想办法，别把事情闹得太大。

王家善不再想下去，他觉得不想也罢，形势的发展不是谁能摆布得了的，那是顺其自然之事。

阜财酒馆是一个青砖青瓦的古典式建筑，因地处巴彦城阜财门里，故此得名。店门口的上方横一木方，上挑一个红红的酒幌，微风吹来，酒幌在空中摇来荡去。

王家善来到酒馆时，孔庆尧早已在此等候。孔庆尧事先把张甲洲、郑炳文安排在隔壁的房间里。王家善落座后，问：“你不说介绍朋友给我吗？